

民间采风

公园世象

□ 覃儿健（土家族）

五类为健身者：此类人不在少数，尤其是一早一晚间。

六类为看热闹者：这类人啥事不干，专在公园里走走看看。他们一会儿看 大妈 跳舞，一会儿听阳戏花灯，一会儿又赶到下象棋处看热闹。还有人索性搬个小板凳 ,带壶茶水 ,于树荫下呆呆坐着 ,看人来人往 ,所笑声歌声

三

一日，我在南庄坪遇见一位早年在县委办工作时的同事。同事竟问我： 到紫舞公园玩过没？ 听同事那口气，似乎是紫舞公园已成了张家界市民一个该去的去处，他本人定然去过多次。后经闲聊得知，这位同事几乎天天都去紫舞公园嗨耍。

据我那同事介绍，每天来公园中嗨耍的人，不仅有城中市民，还有市郊甚或远郊农民；不仅有中、老年人，也有青年人；不仅有拿工资的人，也有不拿工资的人。总之，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人皆有 即如佛家所说的 众生。

而我要说的是：无论他（她）们是哪里人，无论他（她）们是什么身份，也无论他（她）们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依我说，他（她）们都是幸福的人！其一，他（她）们至少无须为生活发愁。试想，他（她）们若是囊无钱，仓无米，一天得为生计奔忙，他（她）们能来吗！其二，他（她）们至少是快乐的。这种快乐体现在多方面：首先是身体健康。无论中年老年，天天疾病缠身，天天打针吃药，

无论何人都快乐不起来；第二是心无忧虑。清朝大臣李鸿章说：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便是快乐神仙。第三是家中有喜。或家中添子添孙，或儿孙金榜题名，或家人晋职高升，或家有财源新进，皆为之喜。第四是社会安定。他（她）们在公园嗨耍，不必担心家里进贼，也不必担心路遇强人。其三，他（她）们至少是自由的。试想，他（她）一天杂务缠身，老伴叫做事，儿女叫带娃，要不是儿女打工在外，老人要帮儿女看家，如此等等。他（她）们一天累得腰酸背痛，还能来吗。我有一堂兄，本是乡下一农民。儿子在城里打工赚了钱，买了房子，将老爸接来城里住。堂兄本想为儿子做些事，儿子不肯。儿子给老爸塞过几百元钱，说： 老爸辛辛苦苦一辈子，该享幸福了。去，紫舞公园嗨去，钱嗨完了再找我要。 据悉公园人中，如我堂兄这类绝非我堂兄一例。

四

故而我说，公园众生都是幸福的人。而这幸福来自哪里，自然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时代，来自于我们伟大的国家。

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使之我们国家的确富了，的确强了，众生的日子的的确确是好过了。经济发展，让家家户户有余钱剩米，不再为生活发愁；社保医保，让老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治，不再为后事堪忧；扫黑除恶，构建和谐，使社会安定，使天下太平

紫舞公园虽小，可通过小小公园能洞观社会大象。

看公园人等那般欢歌，那般劲舞，那般鼓乐喧天，那般大高其兴喜气洋洋者也，我便想起古人形容太平盛世的两句成语，叫做 国泰民安，歌舞升平。

成的，除了向宏亮多方奔走争取引进的茶叶公司入驻，还有优选的保靖黄金茶苗移栽入地。

一晃就是三年，茶苗已成茶树。春风一夜，穴虎洞村的春茶萌芽了。一行行探出 一芽一叶 的茶株，引来三五成群娴熟采摘的采茶女，娴熟的采摘芽尖。春茶上市了，泡一壶新茶，茶香四溢，入口留香，饮者的赞叹声不绝于耳。辛苦，终不会白费。我站在春光明媚的山梁上，看这满山透绿的梯地黄金茶，仿佛每一株都化成了摇钱树。可不？往后的每一年，这片茶园都将是丰收的每一年。

春归穴虎洞，有这山黄金茶作证。 如果村里的产业发展有需要，我还愿意接着干下去。 临行之际，明年就将年满六十岁的向宏亮对我说， 不如约好下一个采茶季，我们在穴虎洞的黄金茶园里再会。

作别穴虎洞村的青山茶园，虽然不舍，却有诸多可期。

虎年

清明记

—刘祥斌

清明无雨，心中自然便少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的悲伤意境。

此时春光灿烂，街道两旁的樱花有的正争芳斗艳，有的已经开始凋谢，颜色开始灰暗起来，一片片的花瓣，开始飘零在地上。田野里，部分油菜花已完全凋谢，结出了油菜荚子，有的还在盛放着，一片金黄，宛如一张金色的地毯铺在山间。

山上的樗木花依然雪白，仿佛绽放着无限哀思。

我与妻，偕长兄一同回乡挂青。挂青很重要，多年来我几乎从未缺席，每年都要下乡挂青，挂青可追念先祖亡亲之恩德，追忆渐渐逝去之亲情，追寻沿袭之血脉，联络家人族亲之情谊，这实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

乡下的公路早就水泥硬化了，去年又进一步加宽了，达到了4.5米以上，现在是四通八达，非常方便。我等半途泊车，与兄绕过一丘油菜田，越过一丘荒田，给难产身故的幺姐去挂青。幺姐的坟头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杉木林中，挂上一串纸花，以寄哀思。幺姐的坟头周围生长着许多蕨菜，每年我都要采撷一把，今年的气温较高，春天似乎来得早了些，蕨芽大多已经长大，成了蕨，已做不得菜了。

稍后车停刘家桥头。桥头二坟，是祖母和二伯的坟头。我们挂上彩纸纸花，上了三根香，一叠纸。接下来，兄登北山祭幺叔，我与妻攀南山祭祖父、父亲和母亲。应今年挂青 安全防火，移风易俗，文明祭祀的要求，我们一切从简，不放鞭炮，不烧纸钱，不使用塑料、锡箔纸祭品，不使用人民币样式的冥币。祭扫完毕，准备返程，哥哥说等他一下，他要回老宅家去取点糯米，想做点蒿子粑粑，他实在是想念当年母亲在世时的烟火味。

这场挂青活动，我始终未踏进老宅家门半步。我深深地想念父母，我怕睹物思人。

以前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对于回家，心里总是有着无限的向往，总盼望脚步快点，再快点，就想早点见到他们。父母也总是在家门前翘首盼望着 盼望着我们早点回家。亲人之间的无限牵挂 ,使我们总渴望着团聚 ,这种渴望的力量 ,可以穿越千山万水 ,可以穿越千辛万苦。可现在 ,随着父母的逝去 ,这种力量已消失 ,我的内心已开始麻木、无知觉。环顾四周 ,故乡已只剩下空宅和亡亲坟墓。

回到故乡，遗失的记忆在山上溪里、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四处复活。我亡故的亲人啊，那些鲜活的音容笑貌，那些熟悉的欢声笑语，都不在了。族人们已四处迁居，故乡老宅已空空荡荡，房前屋后的竹子樟树向上疯长，枝头的鸟儿把巢都垒在了房檐屋梁之上。山水阡陌依旧，房屋田地依旧，只是没有了旧人。物是人非，怎不令人扼腕叹息黯然神伤！

挂青转身，满心的无奈和感伤。我伸出双手，攥不住故乡的一山一水，带不走故乡的一草一木，再回头，树叶又已开始淹没了回家的小路。

大概是些为山民祈福消灾的 法术 。新风的吹拂，深刻地动摇 孔夫子 的根基和在山上的权威地位。 夫子 本人也在我手里诊过病，我一上山，他说： 那年患病，我多亏了你侯医生！

黄叶当风作蝶舞，秋天的七星山最美。包谷、酸梨子、丁香、毛桃子都熟了。蜂糖的香甜也从蜂箱里悄悄地溢了出来。此时此地，面对静谧的山野，我抚摸着路旁的青松，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情愫，陷入莫名的沉思。老卢说，这松树是飞机播下的种，二十年了，山下的松树都长好了，这山上的气候偏寒，硬是长得慢些。

飞机播下的种子，在七星山，或飘落在荒山野岭，或落在沃土里，或掉在草丛中，但都会发芽、成长。哪怕落在七星山的岩缝里，也会蓬蓬勃勃地长出来，挺立在悬崖。

三十年光阴，弹指间。今天，我们再上七星山，已经再不需要从山中的褶皱里攀爬了。坐上索道，一眨眼就到了山顶。坐上电瓶车，很轻松就能在山里转一圈。除了骑马桩，山顶的一切都变了。站在七星山最高处俯视庸城，四面青山尽呈眼底。四周人们，万家喜乐。

站在七星山顶巅，一浪浪幸福，一波波涌上心头。

有人说 人在走向自然的旅程中 ,有时为了寻求一种寄托 ,庇护 ,认同。我想 大抵如是。

古风新韵

临江仙 祭

□涂锦生

祭母
夜半三更忽泪枕，醒来然自咽吟。依稀梦里母应声。魂牵连梦绕，逝者涅槃生。
岁岁清明今又是，年年念念沉沉。禅宗忏悔恨今生。今生儿不孝，来世报娘恩。

祭先
三月百花次第绽，鲜花献给英灵。甘酒热血为人民。浩然扬正气，先烈涅槃生。
夕日清明今又再，缅怀祭奠忠魂。长征路上逆风云。安康当不易，牢记党之恩。

挑夫的诗

□邓金初

自画像
自从端上旅游碗，挑夫向我我为先。踏遍青山人未老，张家界上活神仙。

金鞭溪
清清溪水绿绿山，云雾骤降人似仙。儻影且作画中游，一步一景一重天。

天桥
风雨神功细雕凿，白云浸润半山腰。一座天桥雾中现，疑是彩虹空中飘。

山景
绿柳杨花随风摆，彩云迷雾共徘徊。忽隐忽现峰林间，似人似仙天外来。

十合峪
五女征南出奇兵，至今犹闻马蹄声。老龙吐出千秋瀑，浇开山花四季春。

初春的阳光，明媚暖人，午睡的我被手机声唤醒。老领导打来的。他在电话里问我： 下午有空么，我们一起去爬七星山？ 我满口答应。得不负春光。七星山是一座堆满传说的山。七星山，曾拥有三百六十家烟火、七十二家绸缎铺，曾飘扬过覃星王联合峭壁分上、中、下三营反明的大轟。三十年前，我曾去过七星山。从城内上七星山，须乘车先到大坪镇。七星山是永定区最高的山，山上没有稻田，耕种仍沿袭原始的一烧一播种，农作物产量甚低。山民吃饭，靠广种薄收；山民用钱，靠采草药、打猎物、割漆树。

临登山时，遇到一位胡姓老人。遥指七星山的最高峰向我们介绍：那峰唤作霸马桩。相传，张良从赤松子游曾霸马于此。桩上留有象棋盘一副、七星卒二枚，是张良与赤松子对弈所遗。在沿山的褶皱里，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攀爬到了霸马桩边。桩边有一块石碑，碑文莫辨。同行的卢心武兄说，这该是先民修路的功德碑。

一方山水养一方儿女，一方儿女赡养一方大神。到了山顶，才知道七星山人赡养了藤角大神和扎口大神。神专司山上的善善恶丑、吉凶福祸、生老病死。七星山神分工明确，藤角大神管人疾病防治，每有大病小恙，山民就烧香拜它求平安。扎口大神管农作物病虫害。山民说，扎口

么两样。看不到一株茶，采不到一片茶，也品不到一杯茶。没有灌渠的源头水，就种不了稻子。梯地不是抛了荒，就是种些杂粮。日子和从前一样，一成不变的演绎着。可向宏亮闲不住。作为乡产业办主任，让自己顶着第一书记的头衔，村里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主导产业，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他矗立在梯地上思索着。远处的峰林，隐隐约约、或浓或淡，缥缈在云雾里。高山云雾出好茶。可不是？豁然开朗的向宏亮立刻打定

九头牛也拉不回 的主意，暗下 排除万难也要发展生态茶 的决心，义无反顾奔走在流

探春穴虎洞

□ 邱德帅

转梯地、筹措资金、引进茶苗的鼓与呼阶段。试问这片梯地这片景，不正适合走一条茶旅融合之路么？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时年五十六岁的向宏亮，居然有着二三十岁年轻人的闯劲。接下来上门入户、招商引资、引进茶苗的过程里，经历了多少个苦口婆心、唇枪舌剑、不眠不休，或许只有向宏亮自己最清楚了。所谓的 白＋黑 5＋2 已是家常便饭，村民们被这个年近六旬即将退休却仍在全心全意为穴虎洞村产业发展寻找出路的老干部深深感动，一户户的梯地流转协议，一家家签好字归好档。水到渠



晨露 李陶 摄



再上七星山

□ 侯启年

大神捉虫时，一只手往嘴里塞，一只手捏紧屁股，不准漏屁，企图将虫憋死。其献身精神，令人钦佩。

藤角大神是用野藤雕刻的。开始，人们在无意间拿起野藤，发现能减轻疼痛或不药而愈，便以为野藤有灵，遂雕成菩萨，奉为神。是的，这些自发的、原始的信仰，源于人们对外世界的无知，但在它产生的时候，却有着十足的虔诚。

后来的日子，山上善男信女已恍然大悟。他们发现，几十斤钱纸似乎都白烧了。

已记不起谁曾经说过，山就是人，人就是山。七星山人在七星山泉的滋养下，在山风山雨的陶冶下，秉承了七星山的性格、意志、风度。七星山人个性鲜明，有七星山一样的耿直，一样的朴实。你每走一户，都有人请你坐，给你烧开水，请你吃野火烧熟的包谷，请你吃鼎罐煮的包谷饭，请你打他们家的酸梨子，请你摘无主的毛桃子。山民告诉我，到你们城里找人没意思，到了门口都问不到。

七星山上，我遇到了两位老人。